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4篇作品。《在城市隧洞中穿行》将视野聚焦于人们每天通行常见的地铁隧道与行道树，深藏地下的地铁隧道是城市交通的大动脉，行道树组成的绿色隧道则是城市的风光名片，在自然与人工的律动中，现代城市以自己的节奏飞快运行着。《春节返乡纪事》讲述了作者回乡期间的见闻，家乡植树造林、绿色发展的新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表达，与帮助过自己的亲友见面更让作者对感恩有了新的认识。《我的故乡我的村》讲述了海外作家眼中的家乡变迁与服务桑梓的亲身经历，与上文对照，同一题材，视角不同。诗歌《锡林郭勒的冬天》中，冬日草原风雪飞旋，在严酷自然环境中，人与马不屈服的抗争精神合二为一，这篇作品是蒙古马精神的诗意书写。

——编　者

在城市隧洞中穿行

□ 孙善文

图片来自网络

仿佛进入了地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相互的来往便自然少了摩擦力。一位住在离深圳市宝安区40多公里远的表亲，不时打来电话说，过来坐坐嘛，地铁口就在我家楼下，便捷啊！我所居住的小区也有深圳地铁5号线经过，因为有地铁洪浪站和灵芝站的存在，“双地铁口楼盘”便成了项目开发商大肆宣传的一块吸金招牌。“两点一线”的交往是这样的简单直接，我这里要写的“一线”便是穿行于城市地表下的地铁隧洞了。

与深圳地铁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可以追溯到14年前，那时我在一家单位负责文秘兼宣传工作。经过数年磨手，当年的我在业务上已属让人放心的那一类，只是单位里的领导和同事从我认识的那天起，工作岗位似乎就没有多少变动，真是“铁打的面孔，流水般的岁月”。单位的温暖让我对“温水煮青蛙”的生活更加心生恐惧，总担心哪一天，自己因守不住变老的时光，而成为那只浮死在水面上的青蛙，由此便也萌生了换个环境继续工作的念头。读建筑专业的同事小春考进了深圳地铁公司，他不时给我发来一些地铁公司人员聘用的信息，我便也多了几分了解地铁的冲动。地铁公司最终没有去成，我倒因此学习了很多与地铁有关的知识，也对一批繁忙在地铁一线的人们有了更多的了解。每次坐地铁看着身着工装的他们，虽然彼此并不相识，但却很像自己的同事，熟稔而亲切。

《愚公移山》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列子所创作的一篇寓言小品文，说的是年近90的愚公苦于山区的阻塞，出来进去都要绕道，决心挖平家门口险峻的大山，带领一家人不畏艰难，坚持不懈，挖山不止的故事，不过最终大山也不是愚公一家挖平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感动了天苍，天帝将山直接给挪走了。在大山挡道的时候，除了搬走它，或者绕道而行，其实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从山的肚子里掏出一条隧洞。

人类为解决居住生存问题而挖隧洞，该是遥远到无法考证时间的事了，因地铁建设而挖隧洞，时间却不长。1860年，伦敦一条长6公里的地铁开工，并于1863年1月10日全线通车，这就是世界上首条地下铁路系统——伦敦大都会铁路；1965年7月1日，我国第一条地铁线路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建，并于1969年10月1日运营；深圳的地铁梦想生发于1992年，深圳人坐上自己城市里的第一条地铁却是12年后，2004年12月28日，深圳地铁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现在深圳地铁运营线路总长已超过300公里，覆盖全市各区。

有朋友来深圳看我，曾感叹道：“怎么感到深圳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人啊！”只是当她在上下班的时间段挤进深圳地铁时，才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判断存在如此大的误差。到了今天，深圳地铁的日客运量已达500万人次，太多的深圳人习惯了城市隧洞中行走的方式。城市道路似乎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加宽，但怎么也跟不上机动车的增长，开车常让自己心堵，也给别人添堵，地铁因此便成了更多人的选择。可想而知，当500万人流像一股股涌泉般在200多个地铁站出入口冒出地面的时候，该是怎样的沸腾场面啊！

地铁像蚯蚓一样耕耘在城市地表下，伸到了我家楼下，但对我来说，坐地铁的机会却着实不多。上班的地方离家仅有两公里路，走路或者骑单车，比开车自在和舒服多了。这里属于有1700多年历史的宝安县老城区，走出小区，沿着公园路走上一段，转上兴华二路，就可到单位。只是无论开车或骑车、步行，都无法避开那一棵棵为我们庇荫挡阳的榕树。这是南方最普通的树，它落地生根，百折不挠，合力支撑起了一片片绿意和清凉，由此便也撑起了一条条风景线。在我印象中，榕树的一生都是那样的矜持，从小胡子到长胡子，到落地成林，被种于路的两边后，开始，暗暗各自发力，各长各的，长着长着，便从高处抱在一起了。这倒有点像一对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小时候只是相互观望和彼此欣赏，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变成了一家人。

远远看去，一条条植上了榕树的路便犹如一条穿行于城市钢筋水泥间的隧洞，尽管我少坐地铁，却不缺乏在隧洞中穿行的感觉。尤其是雨后或清晨，路上雾气轻如羽衣，从低处往上蒸腾，远处的景色被一团团奶白色所弥漫，若隐若现，飘逸曼妙，仿佛这路漂浮起来了。某天，刚下过一场雨，我坐车从广深的同乐关检查站出来，行走在宝安大宝路上，我欣喜地将这幅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拍下，发到了朋友圈，居然惊呆了一批批住在宝安新城区的同城人。在宝安的新安路、兴华路、大宝路、公园路、上川路，有了苍翠欲滴、弯而不屈的榕树，还缺少什么样的美景呢？在一些新建的城区，楼房连着楼房，一望无垠，看似冠冕堂皇，却是少了风景。这一路的榕树离我是那样近，我几乎每天都要与它们见上几面，它们默默地看着我一天天成长，越来越像我的亲人。

某天到了南京的老城区游玩，同样看着那一路路的梧桐树，尽管城不同，路不同，树不同，但它们却是用同样的姿势生长着，勾搭着，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宝安那条条由榕树搭建起来的隧洞。这是一种情感的演绎，可以牵引人的思想，点亮人的心路。一条条因树而成的隧洞，体现出一座城市的厚重。尽管它们有千般不同，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时间的宽度，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所有静美的邂逅都需要足够的光阴耕耘。

去年夏天，一场号称世纪风王的“山竹”台风，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大风过后，一些树依然坚挺，一些却已是东倒西歪，叶散枝断。一场强劲的台风过后，我们看到了一棵棵大树遮掩的楼面，也认识到成长既要叶繁枝壮，更要根深蒂固。有些树尽管貌似强大，却在台风前不堪一击，看着它裸露出的根系浅短，只是附在地表上，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一场风可以将20年，甚至30年蕴藏的力量连根拔起。台风将树吹开，让我们看到了楼房及道路原来的模样，也教我们吃一堑，长一智。大自然每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启示。

修建地铁，这已成为老同事小春一生的事业，他已是行业的一名专才。他常笑着对我说，虽然咱们少有联系，但你看到深圳地铁，就会感知到我就在你身边。一条条地铁线像一座城市的脉络，其中蕴含的生机与力量，已经融入到了每个市民的生活当中。这话我记住了，而且常常看着那一棵棵榕树，不由自主地想到他。

家附近那被台风打歪的榕树，很多被重新挖了一个更深的坑种了进去。这样的一条条由榕树搭起来的隧洞还会在宝安老城区继续延伸，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尽管有时也会碰上挫折，但伤痕愈合，便会继续下去。

春节返乡纪事

□ 郑荣来

我的老家在广东梅州大埔县，地道的客家地区。我60年前离家到上海读书，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生活至今凡54年。今年春节，我携全家回乡，腊月廿九到家。只住了3天即回京。行色匆匆，所见所闻，所想所思，记下点滴。

住深圳的外甥，开车送我们回去。南国气温，湿蕴清新。躲开了北京的干燥空气，感到十分舒适。

车到大埔县境，更是一路青山绿水，满视野的青绿。车窗之外，绿树掩映，郁郁葱葱，一片葱茏。不见落叶，连枯黄之色，都难以看到。离开满眼枯枝败叶、一片肃杀的北方自然景观，来到这里就仿佛到了另一世界。

大埔县是“全国绿化先进集体”，森林覆盖率达79.89%，先后获评“中国最美丽县”“中国深呼吸小城”。如此高的森林覆盖率，让我们振奋，也很让我们骄傲。二三十年前，家乡人就在山上广种树木，大片大片的果茶林和速生林，四五年便都成材。此刻的车窗外，放眼皆是绿的世界。

儿时所记，家乡是丘陵地，山多田少，八分是山，二分是田，山又多为荒山。土改时，我家分得一片山林，所谓林，其实只有稀稀拉拉的竹子、松树和杂木。土改一结束，我们曾竭尽全力补种竹子，竹子长得较快，也比较好卖。我家经济困难，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没钱花就砍竹子卖，竹子长的没有砍的快，难以成林。其他树木，也因燃料缺乏而被乱砍做了柴火。不久又实行集体化、公社化，土地和山林都归集体所有，个人失去了种植林木的积极性，山林面积越来越少，荒山面貌多年难改。

改革开放，特别是1985年以后，全省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生态环境。投入巨额资金，加强森林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建设，对山林进行多样性保护，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持续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森林资源和林业产业得到协调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们花钱不需砍柴砍竹。1千瓦时电，4角2分钱，比烧柴划算，人们再也无需上山砍伐竹木，烧柴火的时代从此成为历史。山不再荒，绿化得到保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泛进行飞机播种造林，也已大见成效。

到了老家，只见房后一片浓密，那七八十亩承包林，竹子多年不砍，长势极好，松木树干粗如水桶，已成良好的建筑材料。承包30多年，如今已成自家山林。做梦都没想过，自己家会有这么大的一片林子。父母的坟墓就在自己的山林里，安卧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远看静静的韩江水，缓缓流向山下，美景尽收眼底。

除了美景，此次返乡让我记忆尤深的还有与家乡亲友相见时的浓浓情谊。

我是农家子弟，家贫难以多读书。小学毕业后，是否再上学，正在犹豫。恰有陶瓷技术学校招生，我报考并被录取，每月有12元助学金。但后来读高中，经济多有困难。好在有众亲人的帮助，我得以读完高中，考上大学。他们有恩于我，我念兹在兹。

那天，我们在大厅聚会，堂兄、堂弟、姐姐都来了。席间，我一时兴起，说起我的求学经历，说起他们曾经对我的帮助。

来自香港的堂兄，今年83岁，长我两岁。久未相见，明显地老了，头发也似乎没了。身体消瘦，个子似乎也抽了。他在香港退休，20多年前拿了20万港币的一次性退休金，如今几乎是最贫穷阶层的一分子，就靠几千元港币补助金养老。但在我心中，他那颗善良的心，依旧完美，不抽不缩。他是我叔父的儿子，原在越南西贡，后来回国上大学。他回国那年，我刚考上高中，正愁没钱上学，他从广州给我汇来100元港币（当时约合人民币42.5元），解了我燃眉之急，还够我两个学期的生活费。我大学三年级时患肺病，休学住院。他正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每月一发工资，又马上给我寄钱，让我补养身体，月月如此，直到我毕业。他总是想到他，慷慨助我……我当着众亲人，如实讲述，真诚表达感恩之情。

还有两位已故的恩人。一位是大堂兄，他在乡里任文书，是个行政级别最低的小官，收入不高，月薪20多元，但常给我资助。最让我难忘的是，我考上大学筹路费时，他说了一句话：“你先去筹，不够我负责。”他最终给了我20多元，也算是倾其所有，让我得以顺利到校。另一位是我堂姐，我堂姐夫在潮州行医，有些微薄的经济收入。她逢圩日常来镇上，也不时给我捎点零用钱。我启程离家那天，她带了一只鸡和一袋糯米粉，到镇上我姐姐家，做汤圆为我践行。这两位亲人，都于几年前仙逝，我再也看不见他们了，但此刻，我心里惦着他们，我念念有词，只是一种表达，一种感恩的表达。

感恩是一种哲学，一种心理，一种生活态度。对于恩人，我没有太多实际的回馈，这是我的歉疚。但我又感到，这是歌唱生活的一种方式。我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感到身边总有一束束阳光，照亮着我们的现实生活。

春节所见所闻所感，让我感受到了生活，领略到了时代。昨天，今天，明天，有一种哲学联系着。回忆，直观，放眼，展现的是一幅画卷，美丽的画卷。

60年后家乡春节行，此行不虚，此生难忘。

◎海外作家看中国

我的故乡我的村

□（美）伍可娉

我的故乡在广东省台山市冲蒌镇建基里村，是有名的侨乡。2010年10月，我从美国旧金山回到久别的故乡。故乡的变化大得出乎我意料，公路新，村庄也新。记得从前进村要经过池塘边的小路，但我找不到小路。当车子进入一个村子时，才发觉不对，车退回来，正犹豫着，前来迎接我的堂弟及时赶到。

图片来自网络

我终于回到了我生长的村庄。

在我的长篇小说《金山伯的女人》中，一开头引用堂伯唱的木鱼调：“台山有条无名村，间间烂屋冇门墙，独有一家高二丈……”这就是童年我们村的写照。虽然不至于每间屋都烂得“冇门墙”。

如今，过去的旧平房已被两三层的楼房代替。村场整洁，亮丽，三合土的地面平整，那两道窄窄的、只容一人行走的石板路已不见了。

村前的池塘还在。

记忆中，池塘是村人洗家具，洗农具，挑水洗菜的地方。塘边用参差不齐的大石头围着，防止小孩跌下塘去，村人传说塘中有水鬼。如今，环绕塘边的是整齐的不锈钢栏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与碧波粼粼的池水交相辉映。

我踏着三合土的巷道回家，儿时坑坑洼洼的泥路在脑中闪过。

伴随着笑声，乡亲们从我家里冲出，久别重逢的喜悦难以形容。

拜过祖先，我急着去看村中的百年老榕树。

小时候，祖母告诉我，老榕树的神祇叫“榕树娘娘”，是上天派下凡间的。当时，我仰望苍劲的老榕树，把“榕树娘娘”想象成一个穿古装戏服的美丽女人，仿佛坐在树上。

在长篇小说《金山伯三部曲》中，我写过这样一个情节：榕树娘娘显灵，告老还乡的金山伯坐在榕树下，对村人讲在北美洲筑铁路时，吊在悬崖峭壁凿孔点炸药的惊险故事。后来，日寇把这老金山伯钉在榕树旁边的碉楼门口枪杀了。

可是，如今老榕树却不见了！我像找不到亲人一样，顿感失落。堂弟安慰我说，榕树是自己枯萎的。一阵清风拂面而过，我突然醒悟：榕树娘娘已完成了在凡间的使命，回到天上去了。

随后，乡亲们簇拥着我说：“带你去拜祠堂。”

我问：“出嫁女拜祠堂？”

小时候，祖母对我说过，村中规矩，女孩不能像男孩那样去祠堂玩，除非是中了女举人才能去拜祠堂。

对于祠堂，我印象最深的是9岁那年，大年初四跟祖母到祠堂领猪肉。

那天，我看到村中的男孩在祠堂门口嬉戏，有人站在高高的门坎上跳上跳下，手舞足蹈地哈哈笑。我扶着门框，爬过高高的门坎时，有个男孩朝我刮脸皮，大叫：“羞呀羞，女仔也来祠堂不知羞！”祖母瞪着他骂：“关你什么事？”他伸舌头做了个鬼脸。进到祠堂里，闹闹攘攘，肉香扑鼻。叔伯们在欢快地忙碌着。

当年，我们村请来一个武术教头，教村中的男青年学功夫，把祠堂当教练场。

每天傍晚，祠堂里便传出打拳劈腿的劈啪声和“嗨、嗨、嗨”的呐喊声，男人男孩是固定的观众，也有妇人和女孩去看，我也去过。看到村中的兄长们拿着长棍或剑戟在操练。

我妈告诉我，耍大刀的是关云长，人称关公。耍画戟的是吕布，拿马鞭的是曹操。还吟出一首诗：“孔明求东风，周瑜用火攻。曹操带兵走，关羽守华榕。”她说关公忠义，曹操是奸臣。我也喜欢舞大刀的关公，不喜欢拿马鞭的曹操。私底下，对扮关公的堂兄，好感也更多一些。

如今，我站在祠堂里，大半个世纪的风云飘过。

童年时代的祠堂，是古老的青砖建筑，门坎又宽又高，里面十分宽敞。“神主牌”呈金字塔形，最高处是一世祖。村中男人，去世后便变成神主牌，按辈分放进神台。祠堂四面墙壁上绘着花鸟画，雕梁画栋。

我们乡间很多村庄都有祠堂，有的还改作学校，我刚上小学时的课室，原先就是邻村的祠堂，在那里，小山似的神主牌陪伴着我们上课，朗读，高高在上看我们跳舞、唱歌、打乒乓球。

我村的祠堂屡经兴废，2007年，海内外村人捐款，重修破旧不堪的祠堂，重新安上了一个大大的“历代祖先神位”，供村人拜祭。

我对着神位三叩头，上香。

祖母的话在耳边响起：“从未见过有人中女举，从未见过女举拜祠堂。”我不觉笑了。祖母呀，时代不同了。如今，我不用中举也可以拜祠堂，祠堂是海外游子心灵的寄托，点燃的三支藏香里升腾起浓浓的乡情。

走出祠堂，回头望见大门口上方镶着的大横匾，上面写着：重遥伍公祠。

啊！祖先！

此刻，我想起父母亲，想起一个甲子前，父亲自备牛痘苗在祠堂为村中的小孩接种牛痘。后来乡间出现天花病，我村平安。

我的父母分别毕业于台山县师范和女子师范，年轻时都当教师。他们说，国家不富强，别国欺负你。要富强，必须有知识。所以教育是不容忽视的大事。我的曾祖父和祖父去美国谋生，父亲为了实现为教育出力的理想，多次婉拒祖父要求，留在国内当教师。

就在面对祠堂横匾的那一刻，我决心继承父志，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点力。

随后，我和弟妹一起，以父亲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来奖励我村升入大学、中学的优秀学子，帮助贫困学生。并为初入学的小孩买书包文具。村人闻讯，拍掌赞同。其实，我们村子小，也不富裕，但读书风气浓，出了不少大学生。

2009年，我村被评为台山市江门市卫生村。2010年，又被评为广东省卫生村，并被台山市爱卫办定为示范点。

奖学基金会在2012年4月9日成立。那天，我村彩旗飘飘，锣鼓喧天，瑞狮欢舞，炮竹声声。祠堂前挂着庆祝基金会成立的大红横额。据说，以个人名义成立奖学基金会，我村是家乡的头一个。

2012年夏，我村的奖学基金会首次发放奖金。它，凝结着海外游子的故乡情。

锡林郭勒的冬天

□ 里快

图片来自网络

天空在迷茫中
沉沦　凛冽访遍草原
大地的灵魂安息了
平顶山被削掉的　峰尖
于一夜之间重新长出
经过严寒的磨砺
峭拔无比

风　哼着胡乱改编的歌谣
横冲直闯　太阳的泪柱
顶天立地　牛羊们
身披白色的风衣
茫然立在那里　驱赶记忆
去追寻失踪的家园

天地之间　方向已经冻结
旷壮的舞台上　风雪
奏起绝世交响
讴歌生命的战栗
征服了无数观众——
草垣　河流　滩涂……

骏马　只有骏马
昂首挺胸　发出激烈的抗争
气壮山河的演说
唤醒了雄鹰　瞬间
无数道激光撕破苍穹……

毡房醒来了
草原王蓝色的火焰
冲出胸膛
在马头琴弦上跳动
牧人们从酒碗里捞出月亮
折叠在马背上　跟着
敞开了喉咙……

倏忽间　遥远的地平线
套杆冉冉升起
嚼绳笔直
骑手们拔开梦幻

一伸手
摘下一个
毛茸茸的春天

注释：

草原王：产于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的一种烈性白酒。